

中国北方私家园林的典范——啸园

翟伯成

始建于明末清初

长白山下梭庄南原有一私家园林——啸园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，《章丘县志》等志书多有记载。啸园运用高超的叠山理水造园手法，因地制宜，巧妙构图，空间转折，连贯自然，总体布局体现“归田园居”的理念，以山水为中心，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，颇有章法。

据清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》载：“啸园，在梭山(梭山，因山形如梭，故名)之阴。邑人李缙明建。亭台岩壑有蜿蜒曲折之致，诸名士歌咏甚富。”《章丘县志》有其图，详绘其分布格局。李缙明，清顺治四年进士，曾任大理司左评事，后任督中河。李缙明在《啸园自记》记载：“尔岁庚辰，于故圃侧，购得荒址数区。附山足，滨水渚，拔秽刺租，割山而半筑之。周短墙，呱内外，支数椽，蔽风雨，随势作景，因形成致，称名啸园。”庚辰年当指崇祯十三年，即1640年，这时开始购荒地，营造啸园。数年后，渐成规模。不过文中又写到“余自丁丑(崇祯十年，即1637年)始创，甫建一亭一榭，即日与诸知心，呼卢，浮白，弹琴，对弈于其中，或踏蜡屐而步，或扫石榻而眠，或聚落英而坐，或听啼鸟而歌，平居不衫亦不履，客至不迎亦不送，所谓成趣会心者，亦既十五年于兹矣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啸园”始建于明末清初。

北方私家园林之典范

据史料记载：园内亭台楼阁，池溪洞林，荷塘青竹，树草花坪，书楼茶坊，草屋台阁，园路曲幽，石桥流水，依山傍泉，园景甚丽。巧依山势，精心设计，风格独特，是罕见的北方私人园林之典范。

该园林小中见大，亭台顺势而曲，营造出诸多精致典雅、诗情画意的写意山水园林景观，体现了高超的技艺和卓越智慧。据李缙明《啸园自记》记载：“幼好仿苏门啸，诵读之暇，每登啸峰顶，众山响应，故于各园嗣门外，复得罅地如掌，种竹百竿，护以短垣，又啸余门所由名也。门内有坊，曰“花关”，恐俗子栏入，攀折嗅瓣，且不欲使萋绿蔬溷入贤关，貽皇甫氏克隐之嗤。关内有亭曰“烟鬟”，取昌黎“擢玉纤烟鬟”语也。中凿方塘，入园之水，毕汇于此。亭北崇台及仞，台上堂为“斐然处”，先大父求楚客颜旧斋，经始构此堂，额之，以志不忘先德。堂后复道东行，登“勘书楼”，楼藏书千帙，虽未能如沉麟细书(沉麟士，南朝梁人)，宣献扫尘而借此为黄颡(书卷之别称)，亦足以怡神养性。由台下入楼，东荫绿室，盘纤而出，踞“甍城”，历“月台”，升“君子堂”，堂七楹，屏二楹，虚其中，作猗玗洞。奥盲处东，回廊数椽，蜗旋斗折，上通“海岩楼”，楼下小室观洁，布榻支枕，

时成陶隐居松风之梦。楼东台广，仅廿肘，凭栏东眺长白，峰峦杳嶂，翠黛青螺，早暮万状，咸在眺际。层级下，出双扉，有亭翼然岸上，曰“净友”。

文人雅士 曲水流觞

啸园建有文人雅士饮酒取乐的“曲水流觞处”。“由阁右腋石磴而降，沿墙南行，抵‘流觞处’，波洄湍急可流觞，此即引溪入园处。流觞之外口，小渠石槽，手可俯汲，足可就濯，披襟脱履其下，宛然濠之鱼也。流觞之上，横片石作小桥，入‘延清居’，居半压上，屋也；半压下，楼也。南扉四窗皆临水，居内木阶北上，转西，穿石扉，度石桥，小廊窈，登‘问月台’，园内灌木丛林，到处如张帷，盖独此旷夷爽朗，每秋月澄辉，东吐山头，西拂树杪，终宵鲜翳，月可问也。而少司马高似斗以‘飞觞醉月’额之，则呼为‘醉月台’亦可。”当时的文人雅士置酒杯于水中，流止于面前即取而饮之，再乘微醉啸吟。

明末清初，“啸园”十分有名气，是章丘的名园之一。崇祯十六年顺天籍进士，时任济南推官、顺治六年任山东提督学院钟性朴也来此雅兴一番，“文字钟学使题以‘横翠’，不妨均存其名。”

无数文人墨客对啸园极其赞美，如明末清初诗人袁声的《忆梭庄李氏园》：李家廉吏旧岿峨，东谷春光到处收。几树好花开雨后，一湾流水导出头。迎风嫩竹摇窗碧，入暮闲云深洞留。记得当年联社日，依然清楚在书楼。

明崇祯举人袁建高的《啸园》：

可人性甚癖，筑室东山东。岭上种松菊，园中植竹桐。卷舒云合岫，出没鸟呼风。最胜惟秋日，千林照眼红。

再如康熙进士、奉天府经历，章丘诗人焦绥祚的《梭山园》：

一抹横苍袂，中分十二环。泉声生书寂，秋色满松关。树长全无径，林开偶见山。归途迷去向，回首翠微间。

清初杰出诗人、文学家王渔洋在《池北偶谈》中有《梭山》诗，对梭山、啸园赞美有加：

云是天孙梭，何年化空碧。萧条松桂林，暗霭幽人宅。不妨折齿人，长兹置严石。

赞美的诗文写得清新自然，韵味十足。



《章丘县志》中描绘的啸园图。



啸园(局部)



君子堂



南阁

“君子堂”成了李氏宗祠

后来啸园成为李宗祠堂，经多次整修，现只存一进院落。主要建筑是一间坐北朝南的大殿，名为“君子堂”，是当年供奉李氏列祖列宗牌位的地方。大殿右侧有一棵高过10米，径粗90厘米的参天大树，体干挺拔，枝叶繁茂，据说已有500年的历史。此树多生长于我国云贵、四川、福建及两广地区，在江北则非常罕见。

在宗祠南侧有一道围墙，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期修建的，把原本一体的园林分隔成两部分。墙外是一水塘，这是当年修建的水库。而水库南岸的古阁楼，与祠堂隔水遥遥相望，就是祠堂原来的正门——南阁，它同文昌阁一样，有两层，下门上楼。从外形上看也是一座戏台，上面是舞台，下面是一个拱门。阁内古色古香，墙上留有字画残迹。

祠堂的南墙上嵌着数块碑记，碑下面是一个拱形门，原来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洞，是有名的“猗玗洞”。据老人讲走进洞内5米后有一处分叉，向东能通进山里某个洞窟和海岩楼，向西能通到龙王庙。这在《啸园自记》中有详细记载：“桥下以独石过此，北入砖扉，孚尹千个，幽径曲穿，抵猗玗洞，有池渟渟，洞口浮桥，接引而入，石几石榻，袒跣偃卧其中，虽敲蒸，亦肌爽。”

后来啸园的“君子堂”成了李氏宗祠。现在院子里除了几块“重修李氏宗祠”碑，还有一通“十戒碑”，告诫族人十大不可为之事。可见宗祠不仅是族人祭祖之地，对族人的行为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。

(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)

小说连载

33

记住乡村

金海潮

接上期

金锁大奶奶、金龙、金额三人，走小路傍黑天才赶到南明村附近。幸亏金龙眼尖，一眼看见前面的路被鬼子和汉奸封锁了。嘴里一边喊着坏了，一边牵着骡子驮着大奶奶，领着金额藏进了一片树林里。估计是鬼子知道鸡山据点被端，派人过来截住通往根据地的路了。金龙看见鬼子还在设路障，知道他们刚过来设封锁线，县大队和民兵队走大路，走得快一定已经过了封锁线了。便和大奶奶说，我们的队伍过去了，大娘咱等天黑后趟水回家吧！夜深人静，金龙怕骡子叫引起鬼子注意，也没敢牵骡子，解开缰绳把它放了，任它自己寻活路去。金龙背着大奶奶找了个

鬼子不注意的河拐角下了水。这里水流湍急，水又深，鬼子才没设岗封锁。下水后金龙才知道，秋夜里的巴漏河水太凉了！金额背着月饼炉在后面跟着，娘仁一块下了水。金龙一下水就腿肚子转筋了，疼得在水里把持不住，身子一歪，一阵激流冲来把大奶奶冲了出去，金额一看急了，一扭身扔了肩上的月饼炉子，一猛子扎过去才拽住了娘。金额把娘紧紧搂在怀里，娘的身上好冷啊！全身都湿透了，头发也都湿了，还呛了几口水，但一直憋着不敢咳嗽，怕招引鬼子过来。哥俩看着娘的样子心疼得不得了，赶紧一边一个划着水把大奶奶架上了巴漏河岸。

回到高家峪已经快天亮了，金家的团圆饭也没吃成，金锁爷爷和奶奶一直在村

编者按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，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，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，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。

口等着他们。看到这个情况，赶紧将三人迎回家去。大奶奶脸色苍白、浑身打着冷战，握住金锁奶奶的手说：“老二家的，我觉得快不行了，巴漏河水太凉，我得去找你哥了，他在那边叫我呢！麻烦你和老二一定照顾好金额，给他娶上媳妇让他成家。”说罢，沉沉地昏了过去。

一家人赶紧生起火，给大奶奶擦干身子，拿来两床棉被给她盖上，暖暖地把她抱进被窝里。大嫂还熬了碗红糖水拿小勺硬给她灌下去。大奶奶在炕上躺了一个集空，整天在梦里和金锁大爷爷说话，说的都是一些居家过日子的家常话。金锁听着听着就哭，觉着这是啥世道，老百姓过日子咋就这么难呢！

在家人细心地呵护下，大奶奶挺过来

了，她说：“是大爷牵着她的手，把她送回来的，大爷爷说不放心家里，让她回来和老二一块照顾家。”然后开始唠叨着，心疼她的烤月饼的炉子，让金额扔掉了。还说这是大爷爷给她留下的信物，这宝贝都弄丢了；另外，还没法给孩子们做月饼吃了。

大嫂红着眼圈说：“大娘，您能活过来就好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哪怕是吃糠咽菜只要人健在就好。等咱日子过好了，咱再找人打一个更大的烤月饼炉子。”金锁大奶奶这才不唠叨了。这次经历让大奶奶患了肺病，以后的日子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，一病不起常躺在炕上咳嗽度过了余生。

(未完待续)